

重修伊陽縣志卷之五

知縣湖南清泉張道超輯

藝文志

藝文之爲用也可以觀民風攬山川考興廢鑒政治之得失卽史傳亦足是正焉或謂爲末節而畧之無亦目論也

歟志藝文

唐

峴山寺普光法堂前石燈臺之頌銘

並序

呂芝

東平

夫輪王口法不憚亡軀菩薩祈師寧辭割命旣剗身千處次第

燃燈亦捨髀一雙從頭熬火以彼賢聖行此法而誘羣迷令我
凡夫各標心而求解脫驗生前而恭塔廟卽滅後而證菩提知
現在而奉經文必當來而成正覺將今况古自昔常然以聖化
凡其來久矣言燈臺者乃是寺主道津之所建也本望誰郡族
姓夏侯汝南處士之孫峴北名家之子唐唐父叔山水英髦濟
濟弟兄鄉閭標袖然則幼閑經業早沐皇恩應佛教而頽簪感
天刀而落髮欽承睿旨作汝海之名僧積習玄風成峴山之太
德歷兩員之綱紀攝三寶之住持開六度之法門播四生之佛
種不意俄侵白首運屬衰年卒染纏痼彌加委愒當憂性命脆

若浮泡自念形骸危如累卵仍遭三鼠競齧枯藤鎮被四蛇爭
鑽□□□偷電火豈保須臾假竊石光難留瞬息銜悲發露諸
佛冥加灑淚求哀□祇護念安得權教扁鵲暗澗神湯密遺耆
婆陰施妙藥醫方善巧潛消骨髓之癥禁術奇能盜破膏肓之
疾神情爽□□□□之辰氣色恬和復似盛年之日承佛威
而免死特表虔誠□法力而延生孤標勝福先□□□□良
工□□財方令制作求千金之美石就山頂而穿來□七寶
之華臺當寺中而湧出平□□□□五層□天地之方圓絕
古今七巧妙重□蓮葉向日芬芳迥起珠樓臨空赫奕乘六牙

之象背獻百味之香油對三藏之經前燃一心之慧炬烟光乍
散變作雲飛火色新驚翻成月落十方普照福利恒沙五口日
明殃口口劫微塵口口咸開般若之光法界含靈盡破無明之
業夫功成運謝德立時遷遂刻石銘將傳不朽其詞曰華臺涌
出寶堂前心上燒燈獻法筵一道長明過有頂十方遠照匝無
邊剎光口起三乘教火色熏修百福田汲引羣生超苦海當口
累劫化口天天寶十載歲次辛卯正月乙酉朔廿九日癸丑

阿彌陀像記

景龍三年歲次己酉四月丁亥朔十五日辛丑 聞如來

正教潤益含靈濟渡羣生皆超彼岸然今弟子揚敬澄爲身染
時患具無常峻速遂割捨家資敬造阿彌陀像一鋪今以成就
缺

唐故朝議大夫上柱國澧州司馬魏府君墓誌銘

并序

闕名氏

公諱體元其先鉅鹿彭城人也屬隋失金鏡避地於懷金爲獲
嘉縣人焉溯夫開天闢地有人倫焉爲帝爲王建宗族焉故畢
受賜於周萬保封於晉大夫列位肇得姓焉其後魏顓行恩幽
冥報德魏舒入伯爵祿承家赫奕衣冠光於史冊曾祖景通北

齊召補秘書郎學富心臺義晶秘閣左太冲之作賦喜拜此官
劉大連之有守先充斯位轉祠部郎中天分列宿位重舍沓議
奏草於清臺握芳蘭於朱陛以家代闕閱遷龍驤將軍符堅佐
主非無感夢之徵王濟世臣自有重謠之應祖裕隋方州六合
縣令靈州司馬隴州刺史多材多藝乃武乃文忠肅振於朝廷
仁恩歌於郡縣父綱皇朝杭州餘杭縣尉謙謙君子温温淑賢
學以潤身卑以自牧安排北部枉我廡廟之材守道南昌屈我
神仙之職轉太州鄭縣主簿昔爲孝子今爲人臣舉善不避仇
讐退惡不以親戚有伯玉之節有王充之威轉晉州洪洞縣丞

滑州曲阿虢州宏農二縣令撫字多方清勤兩著一百里之作
令六百石之秩丞廉以飭躬胡紹之臨河內善以御衆黃霸之
在河東公稟天地之精膺川岳之靈量包江海吸雲霞而浩浩
操堅松竹衝歲暮而青青其言也博達其鑒也淵微商權九經
兼并四部衣冠爲之無口口樂爲之中興皇朝明經擢第解褐
授楚州司法參軍江淮設險狡猾成風折獄無才狴牢有滯公
之任也朝誨之以修德夜泣之以受辜黎庶感恩囹圄空厥轉
豫州西平縣令汴州司倉參軍荆河南控蓬池北臨俗號神明
人知禮節遷滑州韋城縣令澧州司馬滔滔澧水淙丹峽之波

瀾鬱鬱滑臺星躔之光彩公佐百城之闡化王仲父之精勤
蓄三異而當官魯仲康之政教嗚呼風火不駐生死何常賈太
傅之有言鄭司農之興嘆以景龍二年夏四月卒於鄧州向城
縣清陽郡逆旅春秋七十有二夫人趙郡李氏贊皇縣君配於
君子事於舅姑服於澣濯躬於紡績陶氏之母截髮馳名孟氏
之親大衾存教仁矣命矣天乎神乎以神龍二年春正月廿九
日終於內寢春秋七十以景龍三年之十月十一日合葬於汝
州西南紫邏山懷吉村西平原之祖地嗣子觀吏部候選哀哀
父母鞠兮育兮杳杳原扃永矣遺矣心骨崩碎叩地號天痛哉

月之若流懼邱陵之遷貿敢鐫荆璞用紀松扉嗚呼哀哉邇爲
鐘曰西域聖人兮涅槃偈東魯夫子兮太山歌生兮生兮旣不
保死兮死兮知奈何武擔兮石坂陽臺兮雲斷銘琬口兮哀哉
畢乾以兮清短

進知銓事宋舍人昱書

劉廙

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
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
者以狹詞短韻爲體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
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執事誠能先

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

窺其門闕矣

與伊陽掌故無涉以舊志刊載存之

宋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朞月而可眞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

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特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淳祐元年

程明道贊

朱熹

存身集卷之二
場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忠孝碑贊

文天祥

凡厥細民猶知供賦稅出力役以事一人矧士之讀書行義享
爵祿而被榮寵者寧忍自私其身念作成養育莫非君恩庶幾
竭心圖報而不愧乎爲臣

事親之道不遠於身知己之所以愛吾子則知所以愛吾親惟養生與送死在致勞而服勤必順乎親斯可爲人世有愛親不若愛子者是之謂悖天逆倫

魁星圖贊

燦乎紫薇垣之旁爲星之魁書乎進士第一之堂爲字之魁捷乎庚午之秋爲解之魁占乎辛未之春爲省之魁齊美乎丙辰之狀元爲天下之大魁悟魁之義得魁之氣文明之魁車載斗量不可勝計爾酒旣清爾肴旣馨惟吾魁其光賁其炳靈

汝州峴山乾明禪院住持明師預建塔銘 李芬

隴西

紹聖四年秋北邱廣賢爲其先師之法眷弟義明捨所售用與
其衣鉢所有爲錢十萬卽其山巖之西南去院逾口百步喬木
千章佳城鬱鬱卜兆得吉遂穴其地陶甃而周之以爲明異日
歸塋之所斲石爲塔而立之以爲塋所異日之識狀厥事而乞
銘於予以爲所識之傳謹按師名義明俗姓王氏世爲龍興人
生有異相志趣不凡長樂法門經業早就二十歲禮峴山乾明
禪院主志岳和尚爲師後五年試優剝落師爲人質直無僞損
己利他綽有材能力省功倍粵自受戒卽列知事峴山連峯跨
嶺周百餘里前此林木障蔽荆棘荒涼墾闢未施租入不腆佛

寺僧居與夫齋粥供用一切苟簡自師主之則親斧斤耒耜之
定經界隴畝之制招徠疲甿勸課地方無幾何而功利數十
百倍昔之林木障蔽變而爲膏腴昔之荆棘荒涼易而爲衍沃
若奉佛之殿演法之堂居僧之舍延賓之館方丈之室香積之
廚鐘之樓門之三高明雄傑深靖溫涼與時而宜與用而稱龍
象森列魚鼈闕奏食指日千有羨餘而無不足四方仰給而來
者人滿所欲師衣糗食糲泊焉遺形骸外財利未嘗有毫髮介
意亦未嘗私於己常曰身非我有烏用利生非我欲烏用名數
盡卽行了無一物嗚呼所謂空門依歸法王種子捨師而誰廣

賢聞宗旨之微言敦眷屬之妙契求文宰堵成師志也住持今
十有二年今度弟子十一人曰廣元廣隆廣詮廣善廣嵩廣宗
廣修廣希廣完廣吉廣文若乃寂滅之年僧臘之數當在異日
補其闕文詞曰南北異派禪律同源甘露醍醐一味孰分良金
大圭珍瓊俱存切身爲有易闕厥藩觀心如幻直入其門維道
人明絕醜離羣經論淵微宗風秘邃說最上乘示第一義法海
浩浩津梁斯濟智燈煌煌薪膏不匱上下虛空不可思議維道
人明了達超詣境絕地勝峴山巖巖屯雲陰壑倚天晴嵐長林
朽枿荒棘餘芟嘉生得產窮口日潛斧斤耒耜乃躬乃監維道

人明身瘳力兼功利聿興崇飾塔廟殿宇樓觀金碧燿燿龍象
森列闡揚讚導四衆仰給飢病□□有大醫王藥食救療維道
人明餘光普照私乃公害利令智迷生死永昧輪回莫知租入
供用毫髮不欺泊焉宴□糲食弊衣眷屬懷感宰堵紀碑維道
人明我無媿辭紹聖戊寅四月十日

元

封程顥豫國公詔

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瞻言往昔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
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翳百

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細想德容
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
至順二年九月

封程頤洛國公詔

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
躬行動有師法請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
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尙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
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

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

重修懷吉馬欄華陽觀記

楊東

□□桃園宮州封十二山蓋一州以一山爲之鎮也意夫山者
雲雨之所興焉秀氣之所儲焉珍異之所產焉神龍之所出焉
故曰山不在高有仙卽名河南誌古陸渾縣之屬東北其鄉在
南梁之西場山水最佳之所有山曰桃園山之右脇其曠曰馬
欄左桃園右汝水古峴峯居之前水簾洞處其後地之瀕河者
泉脉衍溢宜秔稻宜蓮芡宜禾麻樹宜長楊高柳種之芘則綿
綿而蔓種之蔬則擢擢其茂鳥則有元鶴白鷺黃鵠鳩鶴鵲
鴟鴞鳧鷖鴻雁朝夕往來雲集霧散戴堽墉者土脉沃厚宜黍

稷宜菽麥宜房稜樹宜榆宜槐宜桑棗宜梨栗獸則虎豹貔貅
熊羆猿狖麀鹿獐麋不時鳴鷗攸伏鶩鶩厥土惟白壤膏腴林
樾崢嶸桑麻敷棻利享菓竹家給人足非別地之比也土豪衛
氏居墅其處自壬辰兵烽競起衛氏之族肝腦塗蒿萊殄滅盡
絕矣後大朝馬上得天下平定疆場歲次丁酉粵有全真道人
宋公法諱道成號曰通真子本洛陽廓人其高祖南宋進士登
科已後至前金初興換授河南府錄事因而居焉箕裘事業少
有勇力酷好弓劍時泰和三年赴帝輦詣閱武亭比射擢第排

雁塔後曾授紫微軍萬戶累有勳績鎮戍西邊秦鞏慶陽官至

輔國上將軍因成慶陽引口口射于靈虛觀遇長春子入室之
從沖虛大師神峯元真子李君陝右人曰百里鎮李真人也每
話以谷神不死章於宋子宋子聽之至于眠食齟齬不忘忽然
悟之世事浮薄幻景短淺屏妻棄孥敬禮之而出家焉自是糞
衣糲飯簞食瓢飲乞丐過日甘分淡薄週流海上沙盆往來陶
攝陰陽養神和炁頗得道之趣因起思歸之念鳧舄自北而南
渡黃河至洛陽其緣不闌南過龍門直抵懷吉荏苒期歲其邑
長田君諱榮與相次者馬公諱澤字潤夫同枋政衆兄弟重公
之慷慨性情仙風道骨目擊道存機感相契田君與衆元相謂

云有馬欄衛氏之宅居室百堵山水明秀其幽人羽客棲隱之地也衆欣然而共與之因馬氏而立曰丹陽觀公於是受之唯而謝之共集其徒樹以螭蚺塑以聖像東西廊廡鍍飾鮮潔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感響則徽音自遠是以形圖於影未當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焰自茲以後其業有序墾開良田不啻十餘頃右有太原梁氏諱楫字濟川醫窮難素道慕邱劉將城東村所居別墅屋宇地土桑棗罄而施之於公公於是又立曰林泉觀公乃率其徒數十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放水利而浚污渠以作溝塍愛山色而伐惡木以分軒廊僅於

戊申暮春耕觀之東北隅因朽根窒礙遂握出約三尺餘迺見
五色琉璃瓦礫可丈有餘內見古破磚不知其幾年矣上有桃
園字樣別又得一似半宮字之狀乃知此地舊古之宮地也未
審宮觀何代公又因之曰桃園宮次北鄉三五里山崑磊礚於
汝水之陰穴甚深邃上有飛泉迸流而形若垂之冰簾里人傳
曰水簾洞乃鬼谷子成道之處也其峪曰南北二鬼峪也然而
書傳未見載焉非田君之心孰足以罄其誠非宋子之功弗足
以竭其力歲在上章闍茂律應黃鍾下旬關逢渚灘日宋子與
其徒扣門索余求記予欲爲之奈寡其文而謬其理欲不爲之

恐隱其功而泯其德遂不獲已故述之云耳

記係辛亥秋八月東
自叙獲澤東來道人

重修桃源宮記

陳思中

道之大原出於天地之先雖冥然無見漠然無聞至其發育萬物則洋洋乎無不在焉惟人也稟靈明之秀參造化之元故特異於庶類然而情熾於中利率於外喪天真而逐物欲者林林皆是其能視塵俗如浮雲脫富貴如敝屣飄然遺世獨立而造於清虛自然之妙幾何人哉至正丁亥春法曹口宋君敬一巨扣余門而言曰吾曾大父諱道誠嘗爲全真道人號通真子始

由高祖宋末登進士第後附金源爲河南錄事因而家焉曾大
父承故業幼性驍勇嗜弓劍膽氣過人泰和三年以武藝簡試
帝廷校射入等累建奇勛授紫微軍萬戶鎮戍秦鞏慶陽官至
輔國上將軍慶陽古靈虛觀時冲虛大師神峯元眞子李公處
焉紫微公師旅之暇遊息于中元眞子因舉老子谷神元牝章
以語之公悟其大吉卽致祿爵捐妻孥禮敬而師焉由是弊衣
蔬食甘淡薄怡情適性遊訪四方弗以寒饑巖險爲恤旣探
老聃之領要復還於洛是時大河南北悉歸於我聖朝矣遂憩
鳧鳥伊陽之懷吉浦其徒孺益衆公愛其山水佳麗土樹豐沃

愛求林乎之地於是邑長田君諱榮佐政馬君名澤偕鄉君枋
政昆季喜公襟度開朗履操精嚴共謀馬欄嘗有亡金土豪衛
姓者兵革之餘家無遺跡其故宅周垣百堵室宇尙存左爲桃
源山右臨汝水古峴山峙其前水簾洞處於後景物奇勝正可
爲幽人棲遁之所卽推而與之公率其徒伐叢薄而得山道澗
流以成渠增崇梁棟覆掩旣甃爲三清五祖殿各三楹塑儀象
威容儼肅完飭兩廡招延羽客竹樹交加花草芬馥朝夕掩映
於雲霞之中宛然一洞天之景也故名之曰丹陽觀環其四外

墾良田滿千畝因原隰樹藝五穀歲歛租入賦給徒衆充然有

餘是觀既建人乃信服其教醫者大原人梁楫口公節行復以
城東村別墅膏腴田如千樂輸施之公乃鳩工集役載經載營
未幾化蓬蕭爲雲窻月戶易橡茅爲丹竈元壇烟嵐所過草木
增妍爲立引觀榜號林泉觀丹陽故基尋墾得琉璃瓦礫內
有敗甃其上隱約刻桃源宮字知其爲在昔之福地也故又以
桃源宮目之其北峭巖疊巖巨水簾洞連絡相望土人名其南
北二峪曰鬼峪相傳爲鬼谷子藏道之墟也二觀並成於辛亥
歲迄今九十七年矣

道判邵志聘度道相繼建道觀於此之佳境巽嶽岳德仁董德

無矣今通真子泥塗軒冕脫略世故深達於清虛元妙之蹟故能創茲琳宇恢闡其教規範門徒垂衍於後世之目名而失實捨本而趨末者大有間焉余嘉宋君之克念厥祖暨嗣道者弗墜其業既爲詳紀其實併書頌以系之其詞曰

道之大原出天地先雖曰冥漠人稟渾全粵若老氏妙法自然闡幽啟微元之又元下迄金季全真煽起宋氏道誠武功顯仕靜參妙風勇退適意師禮神峯號通真子兵定天朝殄滅氛祲辭秦還洛卜築山椒創茲福地宮觀逍遙口口伊始功業孔昭常師口口徒侶口受於今百年殿觀增構峴峰峙前汝流阻後

光曠貞珉垂齡悠久

碑尾誌至正七年丁亥十二月思中自署
監修國史碑文斷痕屈曲字畫剝蝕因墓

本再三讀

始識之

傳戒宗主雲山潤公碑

史橋齋

夫君子五常之本以孝爲先菩薩萬行之基以戒爲首蓮花臺
三佛隨傳授淨穢區分鹿野苑五口輪遵持果向口證聖乎彌
勒陳三聚以該羅王矣口口集五篇而設化魏阿羅壇儀翺啟
七衆方彰奉羅什心地初宣十支始立厥後傳燈續焰踈派澄
源必口天根而已矣聖輪一統壬辰金亡生靈凋瘵宋乘殆口

雲山宗主出而振之遂使淳風大扇戒香普熏者與口諱福門

俗姓張口雲山自號也其先兗州寧口人幼而穎悟習神鷲科
父蚤世未及赴選年十有一志趣不凡性樂空門母氏命魚臺
明教禪院出家遭羅兵口避亂河南至潁州師口遇口縣毘盧
院海公戒師執弟子禮年十三鬻度牒值口口叛亂奔裕州懸
白山妙覺禪院挂搭二十受具汝南一鉢三衣精持律行次於
英公口主席下聽習唯識圖覺等書壬辰天兵下河南跋涉患
難每念觀音屢獲感應留滯襄陽三年方廻至鄧州住仁王院
州主張公以爲外護師性口融學惡偏執居常以山水爲樂丁
酉行脚榛岫杜帥固留葺庵居之庚子永寧證菩薩令師於顯

公席下爲權講見解盜利以衣授之嗣法元贊又聞長安滋超
二公室奧口被聽習復歸榛岫終日禪寂課誦密呪知山中欲
亂棄去旬日所居庵中忽生荷蓮各一本又患水遠庵傍觀龍
鬚草數莖抽之泉出時人異之又住永寧之香泉寺年三寒暑
佛殿講堂輪奐一新朔法華經板并法華楞嚴二經後序發揚
經義文采粲然繼住伊陽靈山又完葺之以爲十方口林嵩之
外窩伊之清涼一新締構又印元贊石壁各三十部又凡所止
衆常三五百指法輪不墜正以符文爲洛陽十州僧錄遁隱於
山名賢歎服知命之際遂往汴京相國寺披閱大藏掇其妙理

別錄名粹金箱二十册念後學無法撰釋氏通規一卷又撰適
時文字一篇日選用集餘口著述口號雲山集壬申正月一日
啟願讀花嚴大經一百部丙子春畢至元十一年春河中府普
救寺資戒大會請師爲內壇宗主三萬口僧受菩薩戒暮年稍
厭開演欲罷不能諸方名利爭先延致惟恐其後凡至講說義
明理暢疊疊不倦每布薩日細過微瑕莫不發露大眾無不慍
然立志堅確不虛費時以西方爲期天資秀拔刀筆文章求訪
者甚衆又諸方宗匠皆詣於師傳菩薩戒如汴京溫公權講千
公五峯信興國緣栖崑崙蓋義臺全慶等二宗主俱立下風執節

子禮釋源宗主龍川大師請師受戒以師侍之太宗師少林口
口口山墮庵爲不逆友名公鉅人在洛中者李九山楊西庵等
文章道藝締交於師嗣法小師慶談等數十英哲剃髮小師惠
暉惠靖等及俗中百有餘人至元甲申十一月一日微恙而終
俗壽八十僧臘六十餘荼毘獲舍利盈掬香泉靈山清涼三建
墳塔皇元勅建大元興寺宗主得戒小師妙粲持師行蹟求文
字于予辭不獲已乃爲頌曰如來滅度已二千三百春七衆誰
口口波羅口可遵大小勲持相開遮止作因若非有智方安可

跋迷津障哉雲山老兒持已冠倫復頌少門道口口口口口口

口三藏教一覆不在陳發揚深妙理日夜意諄諄性樂於山
榛圃以爲鄰徧閱於大藏金箱盈粹珍屢爲粥飯主紺宇煥然
新多方大各利延致競紛綸戒光從中出灌頂至源親苾芻翠
增色薝蔔香伎熏各賢文采露世諦不能塵皆耀大寶炬僧中
之鳳麟八十淨業熟歲次在甲申仲冬有一日擺手便歸眞茶
毘收靈骨三建塔婆瑱琢石以篆銘芳聲流八垠

明

重修漢薄太后廟記

碑文漫滅
略存其概

吳璠

之東南有保曰故縣舊有漢太后薄姬廟前立正殿複簷庶

後作寢宮□□□牖洋洋其神赫赫其□□□不應有感必

通陰□□而□□速霽陽將亢而禱則旋雨故居者行者病者

山者□□廟下者殆無虛日皇明宣德正統年間廟復風淩寢

獅兩毀聖□無存□□轟□祠宇傾頽尊像損毀余嘗過謁而

題之田殘碑夜雨苔還綠古樹秋風鳥自黃蓋傷其傾覆而□

景泰紀元之六年歲在乙亥戊嵩武士而屯於其地者程淮

輩惻然悼廟貌之久□□□□□焉力役之夫財用之廣皆

出已費越明年丙子春厥功告就殿宇煥金碧之輝兩堂炳丹

青之色□□□□□□固□神奠棲止之所人起仰止之心既

而走幣來邑請余記之嗚呼聖后去今數□□□□□□□□
氣應有如是者非漢太后之靈□□□□□□□□□□享於無
窮理有所不能泯焉故以氣論神則靈有古今之間以理論神
則理無古今之間□□□□后之靈於□□□□者無足□矣因作重
修廟記特言是以釋後之拜禱者之惑

刻 先師遺像

何東魯

明嘉靖壬子歲秋九月二十二日得 先師遺像於伊民趙氏
者之家顏軸敗楷飛塵濺水蒙密暗然取潔寡拂而視乃景陵
簿所言堙驛梁有執政者乘而過馬嘶伏策亦弗進索諸橋下

得石刻乃唐吳道子筆也既而愈視愈真其容莊而裕其視端而遠正魯論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亦所謂溫良恭儉讓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者與於戲以天縱之德百世之下能使一物之微尙亦有覺弗敢過越矧伊人率於教維希維式而罔過越其心志奚弗名於天下後世哉遂命石人刻以豎於學宮庶吾徒之服繩明教者幸瞻於斯亦以感發其善端而爲之風化者矣予岱人也去夫子第百四十里乃若是其近廟貌陵寢之盛箕裘奕葉之蕃似事其詳而子衢亦嘗姻於族孫氏彥淵曰是故爲之識云

重修練溪寺記

馬獻圖

伊直東十三里許有小溪折溪西北入澗逶迤可二里爲練溪寺寺始元就隈闢垣繞寺而呀者瀏者藜而離離者聯嵐含輝周若一舍無烟火相雜也中曠漾廓恂殿凡四設餘淨舍弗與各歸然流漫正刹當三級丙午秋雨霽有聲泅泅如將擲之空中已而殿災而五象不與焉最上三楹堞嶺冠峯行蛇徑鳥道盤跚而上也明年李公來長茲城摘赤黑丸於掌中發之諸費畢理民以用寧公道風秀世尤雅意泉石喜嘲風弄月乃暫停左右逍遙於寺溪時蛙妖含糊蠓奴爭肥公野幘韋帶暇玩其

濱見所災殿敗瓦頽墉曰紫金八角如是哉雖然高明游息之地具是矣於時劉子張子獻圖在焉因謂之曰昔老子師竺乾列子云西方有聖人荀子詬之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然可任狼藉爾爾耶會僧性爲寬明輩以鼎新叩公憫然捐貲施之二三從遊者相率效檀焉阿僧各分衛焉任程量糾工陶冶瓦虞治材繪人緣采捩牙戟香文櫬縱橫視昔煒煒煌煌已後復闢門甃石崇梯直達而上上楹亦復葺之及前殿伽藍鐘樓山門並一新焉出山門西一里有龍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巨石底達於兩漉水蜿蜒其上流若匹練云漉石磯大可坐十人旁

有泉如星仰出而弗竭公命益濬之披坐其間修篁來哦文
時催此其陶然而跳世塵哉夫賢者矩武蛇行聲實光顯陸沈
金馬爲大隱朝市之說方洋耶集詬耶僂俛吏冗田夏畦爾然
無丈夫顏不幾屨提熱惱乎公獨鑽屈轂之瓠息心了義蔚爲
政華隆三善敷四德真闡浮第一義諦也無事掉塗中之尾而
世不得病其幽與泄矣工始丁未冬越戊申巳酉始告竣焉公
諱獻明號丹衷起進士陝西米脂人寺未石而有西華之命寧
能悶悶堪去後思也

重修桃源觀記

馬獻圖

去邑而南七里爲丹陽觀卽桃源宮云其各蓋破石根得之瓦礫遞而南里許有桃源山碧樹清溪猶然暉映元德秀謂陸渾多佳山水此或其一觀成於元至正間曰通眞子者邑長田君爲之規畫拓其襟帶溪山之觀貌五祖七眞於中祇存遺像斷碑於荒烟落照間然復溪瀑藜班荆而坐諸山隱隱來赴如屏如幃軒甃社舉海門爽不爽然也我文侯起甲第時有夢筮丹陽者是歲停館竟得海上蓋丹陽蛻處亦異哉且七眞皆關中人而棲東海侯因葺其宮曰遊仙云蒞我邑不兩月有事於東日而南似有忡至則丹陽觀也莊生曰去國明年見似之

喜固然但故屋數椽黜黑漸泐蝸涎蛛網不能風雨曳杖清樵
間披蒼榛登邱場見環雲如屯絮曰我丹陽其無意此地哉旣
捐若干緡新啟聖之祠若閭坊有創社有宇率費不貲復庀工
具材爲岑寂之娛進鄉紳輩曰若儕血刃風波之上共修有漏
因可乎爲之畫其地授程量焉董之以劉尉伐石斬木於是爲
正殿三楹太門三楹左右翼六楹厨有舍武有序周以垣墻繚
以松柏飾五祖七真之容丹堊之主之者東華帝君也雲房而
下以序列荆棘草萊化爲金碧玉斧前引虎牙後擁金振朱纒
栩栩然紫房耶元圃耶盡大地皆醞醐風味耶夫西王母以西

華至妙之氣化而生於伊川丹陽并其配孫不二咸遊棲洛陽
伊洛之仙蹤舊矣觀之東數百武有鬼谷洞傳稱其居清溪得
非藍水耶又嘗入雲夢採藥洞當山之胸疏磴道挾幽穴故於
返照以修崑崙焉嘗攷道家有重陽猶釋之有達磨其前皆教
典而後乃爲宗門侯以全真之教顯印伊土第見灑落遠韻朗
傑如玉恍神仙中人也薛紫賢白虎之弦沈於陸無一物可欲
侯之謂與固以一身太和躋一世壽域計楮中商宇宙尤不可
以測侯不傳之秘侯時巾履徜徉水陰鳥語中橋趾餘石拂衣
面酌嘗謂予曰人生富貴如海上瀛空中雲所得未毛絳所失

始山岷是可以知侯已侯名翔鳳號太青關中之三水人以庚戌第太翁宗伯首鄉書魁禮闈以道學風海內海內宗之侯蓋世其家學云

修龍泉寺記

張維垣

吾汝西六十里許五龍廟後一大禪林坐辛向卯不知創自何年一古刹也幽僻閒靜四壁無烟火氣且門旁有清泉每至中秋夜子時其月倒映池中心移時不動達人葢士遂列爲汝上八景之一題其名曰龍泉夜月神宗朝庚寅本州刺史方明齋公登臨茲地嘉賞不已有絕句云秋蟬無處不堪憐照入龍泉

色更妍疑是驪珠長放彩空潭一顆夜珠圓時伊侯東萊胡聘
野亦從遊廣和之日清宵皓魄最堪憐倒映龍池色更妍良夜
一方天若洗浮雲寧許妬團圓一時勝事播人耳目至今紳士
猶艷道之邇來歷年久矣傾圮頽壞善信何以崇奉僧衆何以
脚趺不佞昔遊其地傷悼不已愧獨力難成幸遇燕中劉公來
宰吾邑過而問焉遂捐俸金若干兩召上人洪澗董其事慨修
佛殿時左右聞風慕義羣約會競施不期年而成祇見棟宇巍
峩神像燁煌無復曩日傾圮頽壞氣象豈非佛力有靈而尊嚴
顯化乎不佞暑月憇坐棲真館中上人乞爲文以記曩而傷悼

今不覺躍然喜徵眉睫曰王侯千金輕於瓦礫貧人一檀香於
旃檀固知貪捨在心功德非寶矣何況創建崇林消除惡業
嚴佛像增長善緣斯誠苦海之偉筏回頭之慧規也吁嗟吾觀
出世者貴禪林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清虛者
獨在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
無當是皆末世之僞耳吾以儒釋之不同者在世出世而其原
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
儒貴人倫亦去其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真空亦稱其妙有
妙有者實也乃俗儒矜詡名實而詆訶大覺以爲偏枯與媾爲

鬪吾怪其波流已劉公以海內名公爲茲義舉以風世人是眞
超詣曠覽而洞見夫儒釋元同之指歸也不然謂儒以綱常名
教宣教淑人其誰不蒸蒸而抑知釋教以實用善權廣化開論
蠢愚含靈之屬尤奔走焉竟離惡去垢惟恐后時宣教淑人以
輔儒者之不逮奈何欲以備廢釋哉

遊青泥澗寺雜記

友翔鳳

予既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閱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
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某日欲并往二
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脯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

證事... 未至地乎命... 不至二里而... 哺... 還寺蓋...
七... 挂恨齒頰者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 史經從...
城西即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類松濤迂紅如隨人表

既有... 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爲坂而平如一臂之... 雲者前
百武... 隆起如車蓋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
眺望有長楸... 風於... 蘇蔓之域者爲一流觀西又爲一長壑... 度
之而大陟則又爲坂所眺望有加遙見直西... 棗林坪之天息山
有白氣... 犁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東北垂於香爐峯
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 黝如... 或曰... 雲或曰... 宜爲

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如飲澗之虹疑爲白虹予又嘗
兩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氣而雙垂決知不如朝那善湫之
搏也然終不可解又良久而車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墜馬
笑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蓋壺形左右咸巖
而其腰頸皆數尺腹爲寺首爲寺之眺臺寺蓋圓通寺下殿
通又西三里而遙者入寺微雨輒止坐而銜杯則見列嶺之
寺壺而直前者左如龍伏右如虎虓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
九層之屏瑞雲則案橫而中有邱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
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中出口

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茵其卉間雲垂口
弗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命青衣拈口
於前澗將校以行觴簿史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
衣黠諂命草木或捋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肄以報予笑曰文殊
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
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校草之於飲賞罰亦具
善財之採賢於墨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便放下者遠矣令
黠青衣校之二客遂負數十觴而余亦以攀請飲酣蓋校者以
本以枝以花以實有單英雙瓣小蒂連柯之異如良工之安置

卉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案筆枕硯床維旅如靜姬之鉛朱赤
白悅人罔厭亦一微解須臾兼稱紅黃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
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爲奇良卉次之若雜然命之爵三行而朱
榮不獻妍不索莫欲倦爲措大醜乎旣闌而起予因嘆曰一澗
而草百名不旣禹高之古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華系大
譜耳西家施不辱於負薪乎予青衣有手草如蘭叢一本者長
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而結如縵雲諸從者皆北走蓋小鳥之
旣卵旣子而遺之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擊置之案比於見
安鵲巢者志祥焉將以所校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

臺者飲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哺矣徘徊竚立
客感千載不寤者爲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下藉卉於小
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闕數百武得大胡桃垂陰於月燈之前
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之關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
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命寺有人感焉以觀化遂記之
蓋蘭亭一序實獲我心矣

明德圖說

文翔鳳

天之明命曰明德至善而無惡仁也誠也赤子之心不慮而知
曰良知不學而能曰良能惟聖罔念作狂是爲月窟惟狂克念

作聖是爲天根恒滿而之晦下達乎明全蝕則心死旁魄而之
望上達乎明全復則性盡小人不仁不誠者也龍戰于野其血
元黃天地之雜中人之行與三月不違仁故顏子爲十四日之
月克己復禮爲仁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以無善無惡爲心體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明德至善是謂易有大極惟無動無靜故
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之至妙至妙非無善惡之謂也
至善而無惡曰先天惡念初生於月爲初闢於易爲強爲姤於
太微爲燭於時爲夏至於令爲五月於日爲午善惡相戰於月
爲下弦於易爲坎爲否於太微爲則於時爲立秋於令爲七月

於日爲申善念僅存於月爲瞻魄於易爲艮爲坎於太微爲壞
於時爲秋分於令爲八月於日爲酉良心盡死於月爲晦於易
爲坤於太微爲化於時爲立冬於令爲十月於日爲亥善念初
生於月爲朔於易爲震爲復於太微爲鞠於時爲冬至於令爲
十一月於日爲子惡善相戰於月爲上弦於易爲離爲泰於太
微爲姤於時爲立春於令爲正月於日爲寅惡念僅存於月爲
幾望於易爲兌爲夬於太微爲幾於時爲春分於令爲二月於
日爲卯明德全復於月爲望於易爲乾於太微爲大昭於時爲
立夏於令爲四月於日爲巳舜禹當巳午之間十二會之姤乎

性為天道反之者人而天者也故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

圖

明德至善 惡念初生 善惡相戰



善念初生 人心盡死 善念僅存



惡善相戰 惡念僅存 明德全復



太微圖說

微有九德峻首化曰三陽冷固宅道曰三陰介固之始總陰六
節首之終總陽極統斯八者夫微有四綱曰律天地山川故天
道具于大昭王道具于首聖道具于峻神道具于化始于大昭
曰知天性之始終于化曰窮神性之終故內而聖外而王法天
曰盡神太微之義位貴上而賤下予陽而奪陰五爲當位初多
窮上多極上爲宮四爲輔然无常貴常予援象曰辨位因時曰
原德故不尸不宰无體无不周曰太極兼陰陽故曰易不分陰
陽故曰一人受之曰性曰心其體曰仁所自出曰天受而全之

曰誠曰神歸之曰命用之曰申曰時曰皇極不可物曰隱合而命之曰道曰太虛元元此者也微微此者也

圖

彙象第一



彙下彙中



彙上大昭



彙上幾



彙下彙中



彙上顯

堯象第三



堯下彙中



彙上燭



彙下離中



堯上顯



彙下泠


 巽下離中
 離上姤


 堯下離中
 離上姤


 巽下離中
 堯上姤


 堯下離中
 堯上處


 巽下離中
 顯上僞


 堯下離中
 顯上友


 巽下堯中
 巽上羅


 堯下堯中
 巽上序


 離上附
 巽下堯中


 堯下堯中
 離上似力


 堯下堯中
 堯上即


 堯下堯中
 堯上峻


 顯上伏
 巽下堯中


 顯上虛
 堯下堯中


 巽下顯中
 巽上章


 堯下顯中
 巽上侖


 巽下顯中
 離上繆


 堯下顯上
 離上葵



巽下顯中
堯上那



堯下顯中
堯上曲



巽下顯中
顯上權與



堯下顯中
顯上潛

離象第二

顯象第四



離下巽中
巽上大曙



顯下巽中
巽上平



離下巽中
離上小曙



顯下巽中
離上同



堯上翁
離下巽中



堯下巽中
堯上族



顯下巽中
顯上宅道



顯下巽中
顯上洛



巽下離中
巽上



顯下離中
巽上極



離下離中
離上首



顯下離中
顯上



離下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離上 離中



額下額中
額上額



額下額中
額上額

刻先師遺贊

文淵堂

七政之尸惟其時萬古爲宇瞻我教父

創修磚城碑記

周永昂

國之有城蓋取諸易王公設險守國之義自國都以及郡邑未有不須城以爲保障者也况伊陽東有紫羅曠帶南有嶺山接連西有八盤北有鳳山四面高峻猶多礦趾而城池之險更不可缺成化丁酉巡撫鄖陽城原公傑因賊猖獗山壙邈遼難以控馭奏請於朝添設縣治以專治之遂簡丹陽韋公堅領符

首尹是邑建土城以爲民衛然其制作卑陋且隘且頽蓋八十
年於茲矣繼尹伊邑者或苦於政冗不暇理或病於民窮不能
理或阻於避嫌不敢理凡遇頽隨葺隨補所費不貲至嘉靖
辛酉夏六月黔南安公以漢陽郡學擢爲邑侯嚴明精諳政務
聿新因各礦竊發巡視城池見其卑陋可援而攀迺汗然驚惕
集耆民而諭曰斯城危矣地方告急矣可築城鑿池以爲固守
乎人皆以爲難或有背議其假公營私之非者公慨然籌略無
所顧忌於是命陞任典史趙子應元督同四門保正副執度度
地得城垣六百六十九丈三尺高則丈二尺也基礎以石則有

二尺五寸之高石上甃磚則用四十二層一面四鋪而四面十
六鋪復有四閣之樓焉一面朶墻四百個四面一千六百猶各
鋪之圖焉此則全城所記之數也安公復督趙子併工房吏集
羣議而估理其物料磚用二十四萬六千皆值七百六十八兩
零灰用二十四萬斤皆值九十二兩零至於自用日石工日工
工日夫役則每日共用五十名每工日給二分又皆銀三百六
十兩有零焉土墻之外磚石之內填其隙實以土坯其數不可
勝記總共用費一千四百有零之金皆安公心上經綸籌畫已
定方請命於巡撫今陞兵部侍郎原公曰石批云包城工多費

廣其設處人情是否穩便務使不擾於民公私兩便可也再進
議申奪安公曰伊陽地瘠民貧若用民財則民心散矣又請命
於巡按御史李公東和批云修理城池所費不貲恐非設處所
能給也夫工浩繁難節不用鄉夫惟在督理者不至科擾之爲
善耳仰速再查的確申奪安公曰伊邑差煩賦重若用民力則
民力竭矣於是安公會議士夫鄉民人等得四百一十六兩有
零而僚案屬吏得七十有五兩之數安公首捐俸資百金官帑
請支百兩餘者取之公家處之曠役借之冗費罰之豪強不徵
不擾一料理而百雉之城宛然在目矣涓吉興工以四門保正

副分任其事前任典史趙應元董其工繼任典史魏良臣代其
勞而贊襄其事者判簿王公璽聿觀厥成教諭彭公燦也至於
總理經營措置財用則安公持獨斷之權操不拔之志立恒久
之規經始於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告成於四十三年九
月望日卑者以高隘者以廣淺者以深嵯峨層壘若陣營展布
有以震懾睥睨之奸心粉飾炳蔚若錦繡文身有以聳動瞻視
之美觀以之壯觀文風則如奎壁聯絡而人材將輩出矣以之
護衛警虞則如屯營堅壁而太平之有象矣誠哉干城保障金
湯之固前日難其事而議其非者莫不驚訝踴躍心悅誠服而

有得所之權矣於是伊之士夫張時慶耿璋鄉民張七政等
予爲記予乃進衆而颺言曰君子建一時一世之功固難而况
千百世之功哉建千百世之功固難而况不盡民之財力者哉
蓋安公以明經科第經綸妙算牛刀小試寐治伊邑他以政冗
不暇者安公處之裕如也以民窮不能者安公治之易易也以
避嫌不敢者安公行所無事也是以
胡公有本貞固以幹
事勢不能搖之樊河道侍郎王公有修城保障之樊巡鹽御史
熊公有保障見於城池之繕之樊交樊游至不暇悉數噫實大
者聲必宏有所譽者有所試由是而薦之當宁以爲萬里長城

北門鎖鑰而天下永享太平矣豈止小邑而已哉雖然安公之
功亦多矣他若建庠坊以興文教繕教場以演武藝開水田以
興民利修忠祠以揚忠烈大有關於世教者亦多端矣邑人思
侯之德共立生祠於五忠之廟邑侯爲謙貴州思南水德江長
官司文崖安公名守魯由明經以禮中王子鄉魁先任蜀荆西
庠名譽懋著曾聘爲南畿考簾今尹伊邑訓導周永昂躬逢其
事故備述以勒諸石永爲斯民之鑒以俟觀風者採焉

重立明義士全公之墓碑

劉得寬

仗義士舊有碑爲讐者毀其文日時嘉靖戊子秋河南旱蝗斗

米百錢民多流離繼以都憲公奉命總中州燕晉三節節平濶

寇其三司皆封鎖塲屋許路盜賊乘隙蜂起各邑巨鄉望風河

南伊陽尤甚先是杜水望族全許潤字維瀚者德性淳厚孝友

溫恭號勇善戰素有威望與兄澤謀於義民馬繼先周經王佐

等以計備賊日凡有不測互相救攻衆皆許諾至八月二十五

日晝賊寇蕭家庄勢益猖獗旌旗金鼓擄掠太慘所過鄉邑燒

焚殆盡時潤在縣有報兄澤救婿趙禮擁姪進達帥衆與賊戰

於御路口岌岌乎勢如累卵潤卽單騎赴戰救兄賊見潤至頗

有懼色其勢稍却潤遂代兄當前鋒一戰殺賊數十再戰射死

尤多三戰猶未合賊以多方誘衆遺賂於野從者貪賂解體敗
北潤獨奮勇躍馬深入賊陣被圍舍馬步戰立斬數賊澤等復
回數迴未幾值夜風雨迷暗衆皆四散莫知策應潤氣盡力竭
爲羣賊所傷禍不忍言明日澤等巡邏戰所全屍歸葬潤年四
十有二遺妻史氏攜子送葬一女在閨及殯四方來觀者千餘
識與不識聞皆淚下澤哀慟不已遍去撫按守巡處請討復仇
九月初科場事畢蒙分巡本道督提學兵備僉事天台宗主王
切于救民夜按伊陽運籌決策神謀妙算鼓舞得法是以下令
三軍士卒用命生擒死獲不下千餘尅日而羣寇授首諸路悉

平上不動朝廷之變不平不頌轉輸之費復立社正諸人圖彌後
變皆宗主遺愛及謁廟升堂畢生員郭充道郭充德張釗穆時
躍耿璋曹鉉曹仲臣劉廷臣劉廷弼暨合學師友詣宗主前長
跪具呈泣訴潤兄弟殺賊善勇被害之苦宗主倍切傷感急命
有司給工費築立塚碣遣官備禮如式目潤爲仗義士而祭以
勵風俗俾後有作者照潤一體施行潤從兄德弟全嘉拔諸公
祭訖然猶恐潤義音歲久磨滅更命立石旁以播芳名以紀義
績充道情不容辭竊以義士之名其來尙矣命斯名者太公也
當斯名者夷齊也擬斯名者豫讓也若全氏之子其亦真可以

無愧斯名與嗚呼子何得知源飲泉水幸彼君子成人之美英
靈如在鑑茲微旨子榮矣幸矣布衣到此至極而無以復加矣
噫嘻人誰不終誰終如子人爲子悲走爲子喜故記此其原撰
也予因過其地詢其事義士子各稱者備述之予嘉嘆追原撰
復立石焉噫此心也亦義激之也亦義之足以感人也又以
激夫後人之行夫義也遂結言以刻石

修伊陽縣儒學碑記

車璽

國家建學教民以明人倫正風俗爲本曩成化乙未間荆襄流

羣弗靖巡撫都御史陽城原君之效謂南陽河南諸山

接襄鄧地險俗玩非立官建學無以樹教化消強梗也原公乃請於朝既蒙俞允於是撥參政昌邑孫君洪綜理之孫君又以縣治屬知縣章堅學宮屬縣丞汪楫皆遴選也楫庀材鳩工始朔聖殿五楹兩廡各七楹次戟門櫺門各三楹後明倫堂三楹東西兩齋各五楹退食有堂肄業有所首選教諭祝富以訓多士時當草創儀度殊簡至丁未知縣狄忠來立燕居堂備祭祀器垣墉公署仍然改觀遷洪治庚戌之夏予視學伊陽程試諸生之暇教諭徐浩訓導薛文運陸巽請文之石予嘗考乘伊陽古伊川遷陸渾之域也至唐始名縣爲伊陽五代及宋皆因之

紹興中爲順州元則改爲嵩州地洪武初易州爲嵩縣伊陽實
嵩內地漫滅二百餘年而斯名更張無乃伊洛禱秘明晦存期
耶况兩程夫子孕斯地風聲教化浸染民俗亦既有年民之
易使而士之率教也蓋有不難者矣夫何學宮之修數年而始
成合學宮之士又數年而賓興者始可數計然則司政教與來
遊斯土者皆不可不致其力也爾多士幸生鄉賢之邦誦習孔
孟之訓果能由居敬窮理之功以植仁心義路之正日刮月剝
必將屏昏翳而視晴旭矣否則呻吟咕嗶不過以聖賢之殘
廢齷齪牙頰惕歲時而與正倫化俗何所益哉願相與勉之

重修儒學碑記

王 誥

伊陽自戰國屬韓地是後沿革不一國朝至成化始置縣而學校亦以是時躬立蓋於今已百年餘矣歲久就敝隆慶辛未余行部過之乃謁先聖廟於時蓋釋菜時也見廟貌弗飭兩廡從祀以露祭明倫之堂日就剝落齋舍鞠爲秋草邑博士支漏厦以居諸生弦誦無所余竊傷之曰嗟此教化之地也而乃廢圯若此乎時邑令武君錡甫下車簿書旁午催科糾紛君方以民隱爲念余竊意其不暇及此也乃武君應曰他可緩耳此首務也敢不盡力時值秋霖汝水泛溢漂木植沿流而下君下令聽

民取之酬其值以十分之七所獲之本以萬計君喜曰是大助
我乃計功量材度地任力費取公贖役取公傭共工呈能併手
偕作踰一年而規制大備爲先師殿五間東西廡各十間明倫
有堂東西齋舍翼如也以至啟聖有祠櫺星有門齋沐有室左
右爲奎光樓以志魁象之意鄉賢各宦各三楹其他談經敬業
之地盡拓而新之蓋歸然煥然爲景正作人之地矣時韓諭王
希周司訓傅應詔偕諸生來謂余不可以無記余辭之以昔人
記學多矣諸君盍取而觀之則昔之記卽今之記也而何用贅
諸君乃復請曰岳陽有樓希文灑翰豐稜構止承叔騁詞矧是

膠庠而非他比昔魯作泮宮春秋書之而是其甯可闕余因論
於衆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今敷教有地居學有所矣諸士其以凡民自待乎抑以豪傑
自期乎夫所謂豪傑者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也天理之在人
心不可泯人倫之燦於日用卽孩提能知之此所謂豪傑之道
也卽此行之則入必爲孝出必爲忠測之淵然推之盎然以至
位天地育萬物經道覃敷而收儒者之全效不能外此而得之
豈不卓然豪傑之士也哉余於武君旣嘉其育人材厚風俗之
本意而於章縫之士有深望焉故以豪傑之道告之諸士罔曰

弗克惟直厥心他日德業駢懋聲光炳奕使人翕然稱之曰此豪傑也此豪傑也則知余之言爲不誣矣不然將未免爲凡民也而豈朝家建學之意也哉余不佞遂書之以爲記

學田碑記

武 鉤

伊學宮盡圯余旣修復苟完矣第學田未置則士之俊秀而貧者無以自給殊爲缺典乃捐俸金三十餘兩買民田幾二百畝俾歲入租若干以爲常業尤遴典守謹出納勿得乾沒噫嗣今以往士其少有做賴矣邑博王君傅君恐久而無稽也屬言於予予謂學田之記見於古今者多矣大都述國家養士與士知

自養之義非直爲周貧爾也諸生惟慎於自養可矣更復
雖然學校之職教與養而已養之誠是也苟非其材寧無種莠
害苗者乎教之誠是也苟非其法寧無紅紫亂朱者乎尤若茲
利之囿也其於教化奚裨焉今教養胥有其具盍亦思去其所
以害苗而亂朱者乎不然佻達貽子衿之譏貪殘興碩鼠之刺
倉庾雖實又豈能益於學校耶僭勒諸石以爲吾黨勸其地名
四至俱載於碑陰茲不書

邑侯武公生祠碑記

劉衍祚

粵觀漢史其英君誼辟率以治理責之守令而最重循良吏蓋

謂其與民至近而澤易究及也然稽其縣令顯著者曰卓茂曰魯恭二氏之外殆罕聞焉卓爲密令寬仁恭愛恬淡雅實勞心諄諄舉善而教數年教化大行魯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而後刑罰百姓懷之興於行誼是古所謂循良者非以矯誦嚴苛簿書刀筆爲能稱也良以敦行教化爲首善耳余嘗持此以律世之爲令者恒艱其人迺今伊陽武侯豈非古循良者儔哉侯諱鈞字克純別號懷雲山西陵川人嘉靖乙卯鄉進士於隆慶五年夏六月任伊陽令爲人性行端慤矩度淳厚清操勁節一塵不染諸所措置黜陟激激以沾名惟陶陶而務實有長者

風範初下車之日展謁夫子廟庭見其殿宇廊廡悉就敝壞且
兩廡僅十餘間皆空缺地乃愀然曰茲非所以妥聖靈崇報祀
也既詣明倫堂校諸生經藝復見其棟樑卑陋齋室傾圮曰是
慙足以重化原廣訓規乎後於八月上丁行釋奠禮啟聖宮及
名宦鄉賢俱無祠以興益憮然曰吾爲令忍視其缺廢若是耶
遂奮意以修飭學校振起斯文爲先務又不欲促遽無次以浚
民也首捐其攜來囊金數兩庀材鳩工剏建啟聖祠一所云此
聖賢之所尊也繼修先聖廟自殿之廡自廡之門備極壯麗咸
繼以修廊周聯環合門外復翼以二樓鑿以泮池東西起各宦

鄉賢二祠翔峙輝映煥然改觀旣成而臬薦焉曰是可以告虔
矣次拓明倫堂爲五楹規制軒敞締構兩齋塗飾更新每朔望
登堂親爲指授講解且荆置號房二十餘間約諸生於中立智
仁聖義中和六會督率課習士皆顛趨敬業蒸蒸然有上達之
志曰是可以育材矣又於白元等鎮創立社學五處擇其鄉之
童子俊慧者二百餘名刊養正篇請書延師教之誦讀月朔望
詣縣考校而勸賞之焉則是自城郭以達於鄉鄙自宿儒以逮
乎童稚瀛瀛乎菁莪棫樸之化矣於是邑庠教諭王君希周傳
君應詔與其諸生冀臣等感侯之德謀於庠西隙地建立生祠

且肖公像於中以奉公不忘焉復相率請余爲記以垂永久夫
生祠之舉起自近代始生於人心之不容已者間嘗建之民間
而學校則鮮蓋學校爲禮義地而士四民之首也其議甚嚴其
論最公乃今祠焉自非侯之治教卓越入人深至而能有是乎
誠義舉矣然學校政之一事也顧乃以此盡侯乎僉曰不然侯
於吾邑其政蹟炳耀惠澤洋溢雖更僕未易數也姑舉其大者
有十善焉一日伊舊時吏胥積弊紛如窟穴隸徒追呼勢若狼
虎民咸患之侯至則明敏嚴密案無滯牘野鮮勾攝風清而弊
絕矣二日伊里甲支費歲不啻千金民坐是困侯乃躬崇儉約

百凡節省今歲止會錢百緡而已。伊居萬山中不通商賈
民多窘迫逃竄汙萊遍野侯至招徠復業者張舟等七百一十
三戶助以倉糧寬其租稅墾闢荒田數千餘畝民悉樂業矣四
日伊地瘠賦重兼之侵漁詭寄無幾久矣侯矢心查出詭
糧胡尙志等三百餘家爲之均派復墾田納懲括剋而差糧悉
辦無負欠焉五日伊田大半穡田水利侯督民間疏濬永
昌等渠六道不時稽查逼塞勤惰灌田日廣民用裕饒六日伊
倉庾傾廢積穀縮少偶荒歉輒亡所爲貸侯肇立厰房四十餘
間積穀累九千餘石卽饑歲靡所虞也七日伊城垣猥矮坍塌

無以爲固侯措處週悉以磚築高三丈增置樓櫓十餘座壯圖
雄傑矣八日伊山多礦洞游食雲集恒釀爲巨寇殃及善良侯
封禁至嚴緝捕甚衆地方肅然九日伊俗健訟蔓引牽累動經
旬月弗得脫侯摘發精明判決如流絕無淹苦之患雖鄰邑
訴於上者咸就質焉十日伊民多浮蕩恣嫖賭婚嫁論財喪葬
作佛事候問之曰此弊俗也悉禁之而閭閻清正人鮮愆忒凡
此皆其梗槩爾餘不能數陳焉方今氓黎共戴遐邇傾心已
於二屯吳嶺白元大安等村立有生祠五所矣而况吾學校尤
其至重且要者乎願終記之余昔貳晉之平陽值乙卯大比忝

與棘院之役其時武侯以英雋舉而識其瑰偉卓犖者茲且表
著爲賢令矣卽所稱述雖謂卓魯僅作於今可也余可無文以
揚盛美乎遂次序其事蹟如前云

伊賢侯文公祝德亭碑記

魏養蒙

侯關中三水人道德文章世著也諱翔鳳字天瑞號太青生而
穎異舞勺時卽淹貫五經誦子百家居恒以尊天作聖自許登
萬歷庚戌進士癸丑秋來蒞伊陽告廟輒任以宜民興士及卽
事悉本以慈祥愷悌中流出如立書院罷橫征勤勸課減徭役
開渠施藥養老賑貧招流闢蕪禁暴安良崇獎節義化誨猶

廣置學田修葺賢廟堂立作聖圖繪明德善政蓋靡殫也不二
年風移俗易士恬民悅若彬彬傾化矣無何乙卯秋侯以才名
擢調我洛陽伊人士驚愕莫措保留弗獲攀卧轅轍繹絡道百
里外泣下啼號若慈母不能割及抵洛侯祉者接踵不乏予素
仰德化適二貢生邢子兄弟俱領薦門下陶鑄提擻沐澤尤渥
積思欲效華封人祝請予言爲永誌越明年丙辰春士民有願
輿輸貲構祝德亭於伊川書院亭三楹肖像於石併鑄明德圖
及說結社歲祀祝之以志不忘侯之澤將與天壤俱無窮哉是
爲記

孔侯築城鑿池禦寇碑記

王雲翱

伊陽之爲縣也關於宏治間擁鳳岳俯汝河虎龍左右對峙巍然可觀時係嵩汝輻輳地燕民寡有縣而無城延萬曆元年任侯武公殫力而郭城一新但北連嵩山西跨嵩巒東延嶺阜若變起罔測而我之虛實較若列眉崇禎癸酉季冬朔日狡寇據北俯而瞰城守堞之士披靡奔潰寇於四鼓乘虛而入日未昭而千室蕩然頂之寇歸樓臺灰燼城堞傾圮縣自經始來未有之變也逾數月繼令者勿任其事幸接孔父母至聖先師裔也甫下車首循城慨然三嘆卽陳便宜以請俱報可召父老之

董事闢城跨北山而臺其上樓櫓嶙峋蔽堵窪垣咸有
培築經營於甲戌之夏入秋而告成金湯屹如寶父老相勸趨
敵而公固日夕拊循却蓋徒行暴烈日中版築奔走雲集子來
城成而過者詫以爲神士庶俱心德公相率城守莫有遁者自
是狡寇來往經二載紀數幾百萬村落焚劫城志鞏固且石砲
奇創燈火備設周難民體壯士優恤若家人步巡無晝夜公殆
淵乎神謨識超萬里之外與伊邑二百年來威恩武公完乎城
郭而公築鑿池城福庇生靈更駕賢令而上之矣公諱貞璞字
顯珍山東曲阜人豈弟明敏卓然循良尤加意任事保障一方

此其大者云

重建南城樓碑記

冀啟迥

伊自流寇蹂躪之後城無完堵人咸風鶴唳茲彈丸幾作荒烟
衰草之區矣易壘卵而奠以磐石則我艾老師與有功焉老師
甫下車孔父母卽以修舉之計畫於老師師卽凭高環眺慨然
曰伊雖小而山川險阻亦四塞之國也且西逼嵩廬東達襄汝
乃河雒咽喉之地須丸泥而塞之便然瘡痍未瘳仰屋無計者
師卽出橐中金百餘爲縉紳士子倡曰毋以苦此子遺之民
於是縉紳士子皆相感激爭助而老師復爲之董鳩拮据

而雄傑鼎建樓櫓重新保障屹如矣既而巨寇相繼蝟集空
魄震老師乃率諸生登陴固守達晝夜罔倦且戒之曰毋譁毋
怖賊自退矣及寇退境安老師又不自以爲功恂如也古所云
寓折衝於樽俎却勦敵於談笑者抑卽老師之謂與觀其以安
濶自署有意夫且老師以崢嶸蓋代之才具凌厲摩天之氣而
丰度胞懷則跼蹐洒落沐其教者如坐春風中不覺陶陶然化
也故老師雖居師席而伊人土實倚之若父母焉自池州別駕
之命至諸生僉欲謀爲保舉坐鎮不獲且謀壘豆而尸祝之矣
倘老師惠顧中原上邀我聖天子之寵霧持節鉞而儼然責臨

伊雒方且爲皇家萬里長城其保障當不直一郡一邑而已小子輩僭立片石於南城之巔期與峴峯並峙云

重建文殊寺記

陳希和

距縣治西三里許有寺曰文殊依山繞流四顧峯巒秀異招提於是乎建焉考金興定間文殊院屬古嵩州厥後興廢不一元末數經兵燹而是院猶存迨成化丁酉立塑爲伊陽院亦隸之因改院爲寺歷歲久遠殿像淪湮其所存者僅前殿一所至宏治辛酉一方善士嘒寺之久廢廼延請沙彌戒山人寺住持其積定曉克承師志慨然以興復爲己任遍叩檀越廣募貲費遂

庀材木運陶瓦僦工匠經之營之是年大殿遂成明年乃作
佛像又明年造東西廊廡東廡之南祠伽藍又明年樹法堂五
間鑿殿後山基建千佛殿於上高明爽燿金碧輝煌凡制之所
宜有者悉次第舉修規模深邃莫忍於昔自經始至落成凡五
載亦可謂用心之勤矣營繕既備巖石在庭欲有文以識歲月
乃因庠生焦仲仁張綸輩達諸縣令楊公文公卽嘉其能事遂
命爲文誌之余惟釋氏之教於吾儒若甚遠絕但其化人爲善
亦未爲無小補稽之史傳佛生於周昭王之亡十四年成道於
穆王之三年其來中國也肇自炎漢永平之間下逮宋齊梁魏

事之尤謹南北肇創招提一萬三千餘所至隋唐尤盛歷宋元以來儒先論辨而排斥之者屢矣我朝聖聖相繼其爲治也率皆大中至正之道然而釋教猶存其徒愈盛容非以其能覺悟羣生少禪世道天使久於其世而不泯其傳歟定曉學釋者也幼而出家境振宗風以孑然之身能使久廢之寺煥然一新其所用費皆出於衆姓之樂施而無一吝焉者亦足以見佛教感人之深而人之尊崇敬奉殆有不能自己故定曉得以成是功也是宜勒石以示永遠他如施財效力之士具載碑陰用副垂

於不朽宏治十八年

明故山西壽陽縣承事郎苗公墓記

耿瑋

苗公諱成實字汝棐大田其號也自幼聰慧孝友篤至銳意經學有志科名卒未副初心逮選天寶一時科貢出身者不下數百公優列上等擢任山西壽陽縣令壽陽素號難治公才卓異羣倫以卓異之才而治難治之邑殆試利器於盤錯之間折枝之易耳當時公之功業在人耳目公之政績膾炙人口上官褒衮莫不稱揚而珍重之使天假之年則膺超擢躋顯要可立而待也一旦修文地下賸有芳名其子萃亨來請記於石予因誌之云云嘉靖三十五年

新修儒學碑記

耿 璋

春秋於凡營繕門牆臺囿書之惟謹重民力也然魯侯修頽宮
不書復闕宮不書者蓋宮廟以祀先學校以育材政本所關豈
容已哉我伊庠荆自成化中一時草率規制未備今經百餘年
悉就傾圯隆慶辛未邑侯武公下車謁廟見其敝陋弗堪嘆曰
彼緇黃者流尙爲琳宮梵宇用示追崇矧吾徒宗先師正道於
報本育才之地漫弗加意可乎卽以興作爲己任節羨餘僱工
役毀淫祀捐俸金以補不足興事鳩工朝夕臨督雖寢食不遑
未幾值山水泛濫林材塞河而下侯令民取之量酬以資幾

細盈萬僉謂神助且誠意感召知義者相率協濟遂增明倫堂
爲五楹荆捲棚如之兩齋各創爲十楹修先師殿五楹東西創
神厨神庫各三楹兩廡各創爲十楹增戟門三楹左右創更衣
亭齋沐室各三楹荆各宦鄉賢祠各三楹創櫺星門三楹東西
荆文星奎光二樓暨儒學門三楹宰牲房六楹號房二十二楹
先是櫺星門外路甚逼隘乃易民地拓之闢泮池一區跨石橋
於上橋畔有欄池之前豎門屏一座以蔽往來屏之南開大坊
牌三間題曰聖人之門兩旁植桂柏數十株門左荆大坊一題
曰德配天地右創大坊一題曰道冠古今三坊並櫺星門俱高

三丈鼎峙掩映壯觀宮牆堂後修敬一亭於殿閣兩夾室創啟
聖祠三楹兩夾室各三楹左右修掌教宅司訓宅射圃亭前
後悉有耳房充牣於中復於啟聖先師配哲兩廡內各荆置龕
閣以棲神主仍念祭器缺略用銅千觚有奇創鑄香案燭臺花
瓶爵盞之屬締構軒豁制造精堅丹雘華藻所謂宗廟之美端
可想見徧觀中州學校無逾於斯侯諱鎬字克純號懷雲係山
西澤州陵川人嘉靖乙卯鄉進士天性直方學問博洽其諸修
倉積粟築城建櫓創社學墾荒田招撫流移勸課農桑均賦役
清詭寄節里甲弭盜息訟刊布僧辨養正編諭民恒言諸書及

修建壇壝祠宇鋪舍圍園申明旌善亭咸有成績風移俗易
近交孚屢爲當道所旌治行卓越不能悉舉惟修學一事尤重
且勞者特詳而勒諸石

創建義士碣記

耿璋

伊邑之南二十里許三屯鎮有義士張大興係玉麻里十甲民
籍生平仗義疎財因年凶荒饑戶貧餒者逃移甚多慨然捐已
雜糧二千石擇排內廉靜忠直者三人以掌其事穀石春出符
秋歸還加三出息歲歲如一又本戶均徭銀一十五兩五錢願
獨自辨納五年以篤任恤之誼至於在外未還者待過五年方

派與眾戶輸納故將族弟張大京甲首三人素號忠直遂告乞

於官專令收執永爲遵守其異姓別排人等勿得乘機混亂等

情時邑侯武公見其疎財重義特錫以義重一鄉四字匾於其

門迨今積蓄粟穀已四千餘石民人之貧餒者庶無貸借之艱

戶籍之逃竄者皆有復安之業德澤覃敷慶溢里閭里人曹養

氣等祇恐該甲之內歲久粟多人懷異志故又告於邑侯黃公

乞准立石來干予誌之以圖不朽一以表激勸於當時一以冀

感法於後世國家之淳風厚俗未必不基於此矣予豈敢晦之

而不爲之序

伊侯李公去思碑

王嶺勳

伊北白元鎮距縣六十里境界嵩洛又東北不里許有寺名金山者朔自唐天復間左依孤山山栢幾數千章麓下冽泉穿流廊廡可鑑眉鬚其寺內古栢二則更高拂重霄橫可數抱卽如登封漢武所封栢及余入蜀所見沔陽諸葛武侯祠栢皆不是過誠千年神物一方勝主哉而名利集且載之詳矣迺萬歷丁未歲有洛宦要津謀伐之者維時遠近士民俱各憤懣至有少年鼓譟老殘願死樹者若干人寺僧正演泣侯訴狀侯念神物不宜伐人心虞激變也竟婉拒之俛神與民無恙而惠可世計

耶侯擢去士民德侯不忘乞余言以志去思余曰於戲士大夫
臨政流官有事本屬害利昏智而莫燭卽燭矣勢折氣而不振
如侯不圖機不怵勢有幾指日立朝決大計抗大難以衛社稷
生靈者必侯也侯善政數如學養老禁暴安良薄歛省刑摺
流開蕪以及肅狐鼠平出納以羨餘卻餽送擢髮靡殫而留裕
特一斑耳故邑人誦之曰翩翩李侯氣凌山岳卽積金至斗不
動也操堅松栢卽闢歷風霜不改也聰朗池水卽狡狐尤狸莫
欺也心修慈淨卽介僧禪士不潔也不佞歸老林泉不復握筆
而重有慨於嚮者之豪勢凌厲寒門姑以應邢君之請而志矣

之善侯諱猷明字廷芳號丹衷陝西米脂人登萬歷戊戌進士
關中固周秦漢唐舊都多名公巨卿聖賢文士而侯正其一云
萬歷三十九年

國朝

邢子總傳

李馥

太史公曰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元滅宋
謝疊出所以不死者爲有九十三歲老母在耳元使來聘幣重
言甘疊山上書却辭及其母既死數日不食亦死夫豈不義而
能如是乎明季子總邢可述字傳之少治詩書遊膠庠後因世

亂習武備崇禎末流寇擾攘知伊陽縣事孔公貞璞詳請以可
述爲千總練兵修堡保守白元金山寨地方闖賊在宜陽白湯
關敗於孫督師傅庭逃駐莘店離金山寨十餘里間寨內賊糧
數百石欲得之以給軍食使可逃故人醉之以酒誘入賊營闖
奇其象貌魁梧兼有勇力說之順從公義不少屈被縛將死公
言少孤哀求得寡母一面死無所恨闖以囚車送寨下使人以
矢遺書寨內其母王氏見書登牆謂可逃曰我年二十寡居汝
未週歲忍飢受凍幸喜成立汝遊庠得千總職國恩甚厚今日
之事惟有一死勿以余爲念公聞呼天號泣延頸受死矣遂捐

命無一人能保全者公一女係生員牛冲漢妻尋其屍葬於金山寨之蟠龍岡一子名子廷大清平定之後扶祖母柩自外旋歸修治墳墓刻立石碣君子譔可述與登山轍同軌合一則死於母後一則死於母前要皆大山巖巖不可搖奪者古云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誠哉是言也康熙初年

修明倫堂碑記

康孟侯

余逮治伊之五年始克建此堂構也先是余下車謁廟時見夫子棲風雨中心動不可忍亟脩厥齋之而明倫之堂久隳於人爲狐兔穴志興建未逮焉夫縣合禮幣之下雷動風行何役不

可興而教化重地若有所待遲之又久甚哉余之固也乃丁
巳春正鳩工春暮竣役其成特不日又若或相之遂顧而心慰
焉擷谿藻酌澗泉集諸紳士燕以落之酒酣餽灌諸先生皆揚
解感興曰不圖今日復見此地威儀伊陽殘疲幾五十年詩書
之氣不敵刀弓筆硯之報莽於耒耜遂乃射獵稼穡移其正學
而科目大典失無占籍者豈山川之寡祥乎徘徊茲堂感慨係
之余曰振墜起廢司牧之責而立體致用克廣德心非地之靈
而人乃傑也憶余始至讀伊乘所誌陸渾故地人生射獵兵燹

餘劫家習擾鉤竊爲心惻夫如斗維城亦有民社之封乃以

董晴雨馳逐走飛遂雄風士之名即使家精射獵戶業播種六
之爲十楮之才廣之爲儲精之蓄要祇兵農之甯說而於文章
性道之奧論槩未之知也昔管晏天下才也專其務於兵農爲
孔孟所羞稱聖門求季諸賢言兵言賦皆步顏閔之塵以視其
出處然則射獵稼穡漸以成風其足號淳理爲光邦域也未之
前聞天下風俗之成原於教育之地而端士習以表民風必深
明於文章性道之旨使天下之治不本於謬孟不澤於詩書其
君子彎弓而曲踊小人荷鋤而勃谿弱者椎肥強者揮肉進境
盈京坻兩狼並驅孰舉而食之今伊土卽多瘠伊土卽多貧然

民不爲肅羽之鴻士不蓄奇衰之籍素朴猶存敦龐未遠又有
諸山川競美鬱積淵紆之氣與爲苞孕必有德造推挽而爲大
之者余棲遲茲堂南望峴首北登鳳巖溯洄洛伊之源流拜覽
伊闕之精灑益信前徽依然而紹衣之可復也中州自有宋來
爲道學宗師明道伊川兩夫子學本誠正今古人師於今拜其
俎豆仰止高山乃在陸渾之原於伊土連綿如尺如咫豈地遠
使然抑前修之醇懋歟人亦有言惟宋無賢雖則無賢亦足感
傳以今天下之大藹吉盈庭較其體用尙有才不如宋之嘆何
况區區瘠土寥寥數士顧譽髦篤生重遠身繫旣近昔賢之

幼聞誠正之旨當有奇雋懋勉見之文行者上之學爲聖
格致之理次亦學爲豪傑達經濟治平之績最下咕嘩雕蟲

末學取報於青紫爲古賢所不道今乃以最下之謀爲最上
憂世榮不弋獲輒借山川以爲解嘲則將使山鬼操觚而入棘
闈之坐波臣噓潤以助文筆之華斯爲芹藻降福不知當年陸
渾弟昂鑄戶以深性天掃樹而譚禮樂果否山岳資其靈異吾
知嵩岱酸極亦謝不敏矣士人不患修名之不立要先定其所
志以驗其所學所志小其學亦小所志大其學亦大余冷署多
暇每信杖城堙策蹇郊垌見邇者村烟雞犬頗有潤澤之意縫

掖與語亦稍知彬雅揖讓可風以氣運之遲齊川巖之積負將
有人爲詩書家成鄒魯之勢邇者又有汝南賓石博雅端方上
宛君成古訓是式登臯比之壇朝夕切劘焉士君子幸生無事
之地與先賢同其里閭又有良師友匡其不逮辟咎離席正容
消意卽舍曰講道其去道豈遠乎今日者小子升堂成人入室
徘徊斯地息游燕修度其要肯亦曰尙志立誠敬敏無斁不爲
塵俗所動而已不動於塵俗而後寧靜其心以與聖賢相遇大
之爲文章精之爲性道遂化斯民之射獵稼穡而歸之道德之

古易俗移風山川煥色余雖黽聽亦竅冒以喜也

經營又何足云於是傳唐諸先生避席曰誠哉是言可爲俗耳
鍼砭多士章彛爰筆以記而勒諸石康熙十六年

雪菴記

康孟侯

雪菴主人性樸拙薄世榮少習俗學偶一第家居十三年嚴檄
力驅乃出僊霞入燕市癸丑春正筮得伊陽令同里友戚多相
念謂伊荒僻康子質訥必枯槁凍餒中皆醲金馳驢焉四月望
後策蹇入紫邏坡開衙於民舍舍就傾是紅巾烈焰所不屑燬
者覆堦簾椽手可俯攀晏息堂房籍紙籬障之積年紙厚數分
可上支泥拜坐卧如聞鼓音又如風沙蕭颯集而作響驚怪穴

紙仰觀旁視楹去椽椽去瓦瓦去牆可三三尺紳士入觀見而却走舌叶不得下主人曰身非金石焉栖風雨人卽道命豈依巖牆遂檢點資斧餘度材料庀磚瓦高直以購售者歸而鳩工七月二十日竣役於八月旣望遲之寒初入此室處主人多暇藝片石種株柳三竿兩竿之竹同色異色之花皆揮鋤手植不次不倫主人忘機雉兕馴狎勾留淨盪午夫布麥飯若將終老焉古人以官署回傳舍而郭有道逆旅必費縛筥人殊意趣孰判優劣主人旣新居室躔廬容膝又新雲留處爲小廳事併遍

葺諸廚積旁室計費數中人產炎涼陵谷頑鈍經營終無能華

自視施丹黜區區卑陋之居仍做秀才喚取
時逢戶棧遲來
色如此心手巧拙瞭然矣因紀其事以見閩人爲吏性不時宜
如此康熙十九年

重建奎星樓文昌閣鐘樓碑記

謝夢弼

奎星樓舊址在縣治城內東南隅與鐘樓相距咫尺文昌閣則
立於學宮之旁計其毀於兵燹垂六十餘年前之學是土者以
地殘民困率難興復故聽其頽廢迄今嗚呼文治者教化之本
邑之有奎星樓文昌閣與學校相表裏至鐘樓之設以爲民是
皆不可一日廢者也因於政事之暇進諸紳士而詢以舊之規

制若何其爲經費幾許而位置方向或仍舊或更新諸紳士俱道其詳且是三者昔皆分創今則合一其爲工旣省而制加宏整議旣定予卽捐資三十兩首先倡率願以年之不登物力維艱因暫寢其事至去歲癸酉歲稍豐豫邑紳士李景仙申舒等各量力輸資踴躍趨事鳩工庀材閱數月而其樓以成樓凡三層其下爲鐘樓中爲文昌閣最上則奎星樓構於舊鐘樓之基回河負城嘗試與鄉紳士步屨一登羣峯羅峙衆水環流呈奇獻秀目不暇賞因顧謂諸紳士曰吾聞山川清淑之氣磅礴委積而不洩者必鍾爲傑人是役也吾屬望於尹之人士深也

則令自濯磨以副山川之靈者應有人矣又試與鄉紳士一
焉高高下下阡陌交錯或黍苗之芄芃或茅葦之蕭蕭因顯謂
諸紳士曰地非不袤也而流亡堪虞民非不農也而游惰宜謹
是役也吾屬望於伊之兆庶愍也然則返本力業以熙熙攘攘
於伊之士者行有日矣語既畢諸紳士請予一言以爲記余自
維迂踈罔俾吏治獨其勵士勸民之意惓惓難已因於斯樓而
寄之雖然興廢何常庸詎知夫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廬
陵有言事不患其不成而患其易壞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繼
者常至於息廢後之君子其苟不壞而皆如始作之心則伊之

土地人民庶其漸還於古乎於是書以刻之石焉康熙三十三年

傅鳳翔墓道碑

公姓傅氏名鳳翔字文起家伊陽之白元鎮歲貢生以訓導需次卒於家伊陽故分自嵩縣兩程子實其鄉先賢也公後桑梓慨然有志於伊洛之學潛心精思積三十餘年乃筆其所自得於書以惠學者名曰四書理解爲文章務發明經旨不規時好出以教其徒入以教其子弟非洙泗關閩韓歐王唐不出口雖

當世顯貴人之所作視之蔑如也後進之士經其指授者操觚

昔辨黑白而諸子尤得其奧並以文噪嵩汝間蓋其淵源所漸者遠矣性至孝當明崇禎己未與弟奉其父避亂於洛賊掠得其父將殺之兄弟爭請代父死賊既殺其弟父尚縛不解公乃夜哀求親舊得騾馬諸物以贖之賊始釋其父不殺既而父又以悲傷次子歿公墓畢不歸家卽墳南百步許五忠廟聚徒授經且夕望墟墓而哭者十年士大夫以此王偉元焉他睦嫻任恤懿行不勝詳論其大者亦足以概公之生平矣古之所謂有德有言之君子公何愧與余旣爲公志子汝礪復請表於墓前之石以示觀者後之君子倘有過伊洛之鄉拜程邵之墳而考其

後學之興於百世之下者其將有徵於斯文康熙四十三年

鄉賢張公奎岳傳

孫光熹

張公諱維垣字奎岳其先蓋山西人遷伊來世業農四德且羅
峯公始以儒業顯舉明經爲息縣教諭公父一鶴公亦食廩餼
公生而穎異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萬言年十有五補博士弟子
員十八爲廩膳生二十選貢二十四登萬歷庚子科賢書試南
宮不第卽矢志遠到嘗言曰吾終不以孝廉筮仕也玉帷治業
益堅遂博極羣書孝友之性得自天成甫六歲而孤事繼母至

益壯彌克盡子道里黨間咸有孝舉人之目同祖兄弟

人其身無一有聞言者抑復講任邨之行凡遇歉歲餓寒
濟之死無歸者收之撫其後而存之嘗立義學延回邑
之各碩爲師成就同異姓子弟五十餘人生平折契焚券之事
尤難枚舉其謙謙者嘗有以自下接遇宗黨雖田傭牧豎皆加
禮焉御僕婢有恩不形怒色屢困公車頗亦娛情詩酒築室於
邑東遂谷中日與其友之同志者且學且遊一日以疾終年五
十五公資性英妙學極深厚行誼純備無少缺宜其科名事略
如文富諸公而乃道未入行而沒也亦獨何哉余曰此遇也若
其流芳之論則在此不在彼公之卒距今且數十年而邑之父

老子弟沐其教聞其風者咸采摭事實籲請崇祀此豈可強哉
因從其子邑廩生星煒之請爲傳云

文學張化龍傳

趙先第

明懷宗季年闖逆陷邕縣令李貞佐倒懸於樹磔之殺紳庶
無算士死者十之七八吾鄉張公與焉公諱化龍字魁符文學
本壯公方城王儀賓其斗公父也丰度峻整才高而學博補
伊庠廩生聲望藉藉汝間一時王公大人多與交遊而公
淡於榮利不營仕進日營二三知己飲酒賦詩偃仰林下以爲

高沈默寡言恂恂不羸山語一及繼談機要抵掌掀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力不支也

夏烈婦傳

張施仁

夏烈婦杜氏者瑞昌之仲女幼敏慧讀少儀內則能領略大意其叔父拔貢珖昌憐愛之育爲己女長而淑慎端莊不苟言笑聞人談忠孝節烈事輒歔歔不自勝蓋其天性然也甫及笄年歸震生公統震生行五少失怙母逾六旬氏孝養惟謹每食必具旨甘晨昏省視無少怠處妯娌間尤和睦遇勤勞事身先任之家素貧鬻簪珥以自給釵荆裙布泊如也琴瑟靜好相待如賓客事上御下皆循循有禮法里居遠近咸以爲有梁孟遺風

年二十生子甫二齡而震生病請吾家累世簪纓自達大公爵
降諱禮相傳婦人無再蘸者爾其若之何氏曰志士恥二
事烈女羞兩姓之盟脫有不諱是卽松柏歲寒也震生
肯者再而目遂暝氏親含殮畢以頭搶地誓從之死并去
不下咽諸戚里競相勸勉氏曰女子立節誓死乃定貞烈之
別無性情泉臺之外別無肝胆舍此數者何足爲人哉
生不過一時情至所爲無憾至極也吾志決矣無復言家人知
其志在必死也防伺不少懈其母聞而慰之曰爾懷抱中兒
氏之嗣也爾死兒與俱死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氏默然無以應

既而翻然曰昔杵臼語程嬰曰趙氏先君過子厚子強爲其
者夫至以生爲難以死爲易余奚不爲其難而爲其易自是始
強進飲食鞠育顧復恩勤倍至晝理中饋夜事紡績雖漏下五
鼓猶聞機杼刀尺聲焉如是兩閱歲其子已離襁褓不事乳哺
氏撫之太息曰未亡人不卽從所天於地下者冀有今日耳他
時能讀父書紹箕裘則伊伯叔父之責也攜之歸寧母家徧謁
諸姑伯姊而謂其同母兄弟曰斯兒可望有成舅氏輩其善視
之歸與諸嫂叙寒溫倍極欵洽其家皆以氏素秉禮問訊如常
時初不意其爲生死別也迺於是夜自縊於室時雍正乙卯暮

春二十有七日嗚呼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氏之捐軀殉節終始不渝殆其兼之此真具有卓識有定力以巾幗女流而爲英雄豪傑之事者也憶庚戌歲震生暨其兄維與余同舉博士弟子員交叉最深故知烈婦之事甚悉爰綴其行實以俟輶軒之採擇焉

趙母傳

王巨源

趙賢母者伊邑諸生先第母也先第生三年而父客於外卒能修行以發名成業者母之教也母姓張氏鰲頭農民國平之女少有志操寡言笑無脂鉛氣年十九歸大安趙天祿家赤貧八

門事舅姑佐織紝咸竭其力值康熙庚子辛丑間大旱天

歲歉不能存活謀生計於外迺一去不返時母纔年二十六姊

姑老病不任起居兩歲兒呱呱懷抱聞母俯仰獨任十指績紡

雖嚴寒盛暑弗輟也嘗春月登樹取柴斧落被創流血至踵仆

地不能起見者大驚有隣人薛姓者憫之饋米數升創愈分績

本以償之閱五載姑以天年終力舉其舅之柩合葬焉先第就

外傳時一切修脯筆札費皆減饗殮供給之母本不知書因望

夫還時誦內典至是凡孝經論語先第自塾歸輒能口授一燈

熒熒母績于讀上庠楊瑞菴聞之捐脯資以佐授業先第二

補弟子員旋食餼有聲庠序間先是先第數請於母曰生不識
父面何以爲人母憐其少也曰姑須之爾成各父徃且歸矣及
是乃謂之曰舉案齊眉善不如孟光四海尋親子其爲朱壽昌
乎先第泣受命西出關陝東踰江淮歷金陵而垢形毀前後徒
跣奔走者二十年迄不獲知父處乾隆戊寅秋先第自舒城歸
泣拜床下母慰遣之而私自歎曰始吾以兒成立父當歸今而
不歸吾其相從於地下乎因歛歔不自禁病不數日而卒壽六
十有四距天祿客遊時三十八年矣先第呼天號泣誓殯母後
將徧行天下求父骨歸或沮之曰合葬非古也空勞無濟焉不

抱魂而附墓乎歲甲申邑侯吳中李公重母之賢感先第之行旌其閭曰飲藜丸熊鄉人爲之立石於墓云

陳孝婦贊

士俊妻侯氏

夏廷璧

人生百行惟孝爲先子固有之婦亦宜然利刃可試肌肉可煎吾活吾親又何愛焉習俗日漓能此者鮮卓哉孝婦孰與比肩

明義士葉巍然墓誌碑

屈有信

公於萬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暮年城破家失父子逃難舌耕於寶豐縣陶家寨崇禎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壽六十三歲公父諱舉祖諱茂而土橋老塋

內立祖者諱雲乃其曾祖也家世書香年一十九歲入庠
德配秦氏生子二人長名之馨次名之馥生女四人俱各
適本縣望族享壽五十八歲流賊雖已渡河幸未及大亂
以疾終於內寢續娶劉氏流賊突至避山中被害復續何
氏生子一人尙在襁褓土寇破城母子俱墜城死之公初
因本縣地糧參差苦樂不均天啟七年慨捐已貲隻身詣
闕上疏奉 旨着該撫院布政司公同委官丈地均糧後
流賊蹂躪土寇蜂起滿目蓬蒿錢糧苦累公復於崇禎十
一年中手繕奏疏兼繪縣民死逃圖五十幅借長孫生

葉培叩閩陳情求免錢糧奉旨新糧准免二年

不問其時適值本州併所屬四縣奉文公修誌書本縣紳士庶共白當道勒入誌書內義士一欵崇禎十二年冬總督張巡撫元欽命監軍腰玉太監孫女將軍總兵官秦明婦合兵會勦一時齊臨本縣同縣鄉紳士民就便具連名呈狀詳陳前由求入鄉賢蒙巡撫都察院元批據公舉葉巍然兩次上疏俱實捐已貲獨任辛勞功德及民鄉賢不枉該布政司確察詳報以憑題請坊表施行未久聞闖賊李自成攻陷神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其事遂寢而誌

書幸存固歷歷可考也伏遇

皇清定鼎太平再見於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中恭接

上諭河南山東湖廣等處地方連年兵馬擾攘轉輸偏苦除本

縣秋冬季餘欠免徵外其次歲康熙三十五年一應錢糧

俱准各免一年閭閻士民感激

新恩追念舊德閣學廩增附生員等公呈提督學政蔣求記

賢略云國家隆報功之典首在於崇獎節義之士賢人表

身後之名莫大乎同分俎豆之光澤深而衆志不忘事久

而公論始定如明故義士葉巍然孝行特闡仗義讓產勸

俗息爭設法禦寇等事難以枚舉更有事關國計功在民
生者本縣地糧彙強兼併苦樂不均偏累之民逃亡無紀
明天啟七年中匍匐叩關備陳苦狀奉 旨丈地均糧因
而民困方蘇復於崇禎十一年中以流土交訐野俱石田
百姓之死徙已甚錢糧之追呼不寧巍然目擊時艱借長
孫生員葉培詣闕陳訴奉 旨新糧准免二年舊欠全着
豁除前後兩次上疏俱實捐已貲獨任辛勞本縣誌書備
載歷歷可考似此義舉誠今古之罕見亦當世之樂聞也
卽今伊有子遺猶是當日之賜此日入沐

新恩難忘昔年之功雖爾日共白當事賢名已列縣誌而歲時
未與蒸嘗廟貌還宜血食前崇禎十二年內巡撫河南督
察院元批准題請坊表續緣闖寇陷京事遂中寢墓誌碑
文可據公乞仁明宗師曲從公論俯洽輿情准循前例附
祀鄉賢大義昭如日星各賢亘於川嶽矣蒙督學蔣批
仰伊陽縣查報復蒙批鄉賢大典事係撫臺彙題仰候詳
行繳在案昔子輿氏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斯旣在所得爲矣便乘此機會而稍加調停於其間亦何
往不利何求不遂乎得之爲無財不得不姑聽其自然也

無何未及終事撫臺王

內召進京督學蔣口病故眼見又成畫餅爰立片石於筆架山
硯凹坪之東麓塚墓之前公道諒未泯於民心徇望之後
賢後人焉

修紫邏書院碑記

鄧國藩

伊邑山水明秀人文蔚起地也丙寅春二月余蒞任視邑
事時與紳士相接宣布

聖天子崇儒重道

諭大小臣工教士子敦實行明正學不徒區區文藝以博科第

聽者咸鼓舞焉適汝陽書院郡憲王太尊重新之屬邑幸
與襄其事伊人士遂有聞而興起者商於余余爲色喜考
伊志舊名汝墳書院址在城東北隅因議修復遴明經庶
生中之素能經營者任其事而余與兩學博城尉諸君共
籌以成之工興於丙寅之秋至丁卯冬工竣講堂齋舍以
及廚室門垣規模粗備余與諸紳士訂講課期簿書職卽
以素日之所得聞於父兄師友者詳爲論說務期吾伊紳
士明體達用在家則型方訓俗在

國則布化宣猷以御謫

九重養士作人勞來匡直之德意雖暮年薄宦聞道未深自知
力不足以及此然食祿敬事此心不敢一息不存也是舉
也伊紳士初有公捐之議余辭之及工將半而講者益力
余曰余之不諾捐非薄伊人也非欲專善也昔賢有訓君
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余任未久而興是
役若口捐議而後成是恐未信而勞之也人之好善誰不
如我今吾伊人士既有力能捐而心樂捐者余亦何辭遂
與司工務者立簿列號以待之請捐有呈發捐有領相續
而請計得四十六號而書院遂以苟完苟美矣伊邑最稱

簡淡余來宰時親知咸爲憂蹙而余益堅此後食之心以
行之吾伊紳士卽以不負余者不累余上下字洽感之卽
應余豈忍沒吾伊紳士之美哉汝州卽古汝墳今伊隸汝
屬汝墳書院之名仍舊俱未協伊之山紫邏最奇秀余題
紫邏書院以新之蓋取地靈人傑之意書院惟各創於余
其餘財費心力皆出自吾伊紳士之樂善勇爲與同官諸
君子之和協贊勩也慮傳聞遠實因勒石以記之乾隆十

二年

重修 大成殿碑記

主事徐

補來興廢舉墜視乎創亦視乎因創者經始於前因者收
功於後兩相需而事乃以濟郡縣之有

文廟所以奉

先師降教化爲政本所先其創其因皆不容已考伊邑

文廟始於明之成化至萬歷初邑侯武君錡大加式廓後以兵
燹僅存正殿兩楹我

國家光昭文治加意學宮自順治至康熙雍正歷任斯土者陸
續修葺或詳請頒帑或自出財力若州尊宋君名立邑
宰馮君怡署縣劉君蓋司鏗遂君英等與有功焉嗣是風

雨剝嚙又不無傾欹類仍示於庚午攝補來伊初臨類宮
周視堂廡顧見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而櫺星等門幾
有欲傾之勢瞻視憮然政本之謂何余敢辭責爰於增創
明倫堂外復進董事諸生相與鳩工庀材舉古瓦殘砌頽
垣敗壁及櫺星諸處之椽椳傾朽者皆整飭完固凡蘭楹
辛楣朱綴方連層軒廣廈長陞陂陀得復舊觀矣余喜伊
士向義趨風令不煩而功集其始終勲事則貢生馬文麟
庠生彭聖域厥功爲夥而學博常君亦偕余董率無少怠
今者鼓篋祭菜氣象維新觀瞻是肅余以竟前諸君未竟

之功亦以塞司上御奉之實如是而已諸生復作而言曰
伊邑雖僻壤曾經尊大人督學此邦亦屬過化之區今復
遇象賢濟美忠琴善鼓心子校蒙休事非偶然功應不朽是

不可以無記余皇然曰豈云乎哉不過因前入之所以爲
者修之因前入之所未及爲者補之式廓增輝尙未有建
功云乎哉雖然不有荆去何有於因不有因者終辜於荆
茲廟創興者一二人因而增修者不一其人則前之君子
功不容沒焉自茲以往繼繩培植又後之君子責不容謝
焉從此廟貌常赫直同闕里之堂匡坐鼓歌如對杏壇之

何氏東記
卷三
室將見月窟天根風雲龍虎重開宋室儒宗丕振熙時文
物又余之所厚望矣爰記其緣起而勒之石以答其請以
示來茲云乾隆十九年

創修明倫堂碑記

王士宗

庚午春余攝選蒞伊下車以見俗尚淳龐人民安業延接
紳士等皆循循秉禮度義一處是敦心竊喜慰蓋斯邑爲
明道先生故里餘韻流風於今未墜因嘆古聖賢垂世立
教其遺澤漸漬人心而不可沒固有如此顧教以綱常爲

大學以明倫爲先古者類宮與明倫堂並建意蓋有在

伊邑預宮巍然所謂明倫堂則片椽尚存何以爲講習地
爰進諸老成問狀因言邑之明倫堂原康熙間創自邑侯
康君孟侯其舊基在

文廟後闕緣邵邑侯以崇聖居大成之西與親尊爲子尊之義
永直因以明倫之宇改爲崇聖之祠而堂遂廢厥後亦廢
議興修俱因循未果云余瞿然曰改之便豈廢之便因改
而廢司土者不得辭其責也於是借學博暨紳士相度地
宜澤宮之右得做基焉灼龜樹表規畫方圓取材於山徵
江陶植計成正堂一楹甍甍構榭欒柎梯階以及甬道門

坊週遮墻垣靡不芟飭有加是堂枕鳳山而挹龍門帶汝水而環雉堞氣澈文昌之座光分離火之明仙仙枚枚覘模維煥落成之日諸紳士請記於余余曰名緣義起事以實徵堂曰明倫倫不自堂始有也明倫曰堂倫蓋於堂而益明矣夫五倫者所謂生人之本天下之達道也人君非此無以立國士大夫非此無以立身我讀箕疇慨然於彝倫之所以教所以叙焉我讀學記復慨然於教之所以廢所以興焉今者堂成矣所願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並會閔之修士效鄒魯之習益交勉於天經地義之大以無忘

聖人垂教之深心不類

國家設立之至意行焉

鄉舉里選上以應

側席之求豈惟終

至公可與徒博取科名云爾哉

是役也經始於庚

子其冬其木石工匠

諸費除用廉俸

而親厥成功則聖博

常君與志功焉

永火之乾隆十九年